

泰北大山里的故事 9

Saturday, Nov 11, 2017

泰国清莱

美斯乐

下午4点钟，尹传道忙完教会的事就开车带我们去了美斯乐（Mae Salong），就是今天早晨尹师母说的去“上面”的早市买豆浆油条的地方。



穿过一条木本曼陀罗花
（ Angel's Trumpet ） 径。

曼陀罗是梵语的音译，意为
“悦意”，佛教视为祥瑞之
花。

白色曼陀罗花花语为情花，
是天上开的花，见此花者，
恶自去除。

不过它不能除自己的
“恶”——曼陀罗的全株都
有毒，其种子为最。误食后
会出现口干舌燥、皮肤潮红、
心跳呼吸加快、头晕的症状。
接着还可能出现幻听、幻觉、
妄想等神经系统症状。

中药名为“洋金花”，平喘、
祛风。

过了美丽的花径，我们来到泰北义民文史馆。它于2004年落成，是由香港、泰国、台湾和当地居民捐建的。在这里驻足之后才知道泰北有这么多华人村的原由。

（2014年我来过这里，把当时的记载再重转发一下。）





这里记载着一群中华儿女，尽忠于国家，最终成为这样一群人的历史：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，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（柏杨语）。

这群人也被称作泰北孤军，简称“孤军”。这群人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内战（解放战争）后所“生下”的“孤儿”，即自1949年到1954年间，从缅甸北境撤往泰国北方，现居于泰北与缅甸、老挝交界地带的原中华民国国军。

这是一座仿台北故宫博物院风格的建筑（台湾援建）。文史馆坐北朝南。进入山门是三间房屋，正中大殿是泰北义军英烈馆，两侧的配殿均为图片展览，西侧是战史陈列馆，讲述泰北孤军抗日战争以来的经历；东侧是台湾爱心回顾馆，讲述近30年美斯乐的发展变化。



左侧配殿：战史陈列馆。

资料来自：<http://bbs.tianya.cn/post-travel-221114-1.shtml>



1950年元江战役后，国军第八军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，其残部800余人随42师709团团长李国辉越过云南边境退入缅甸境内，

在孟棒与中国抗日远征军的谭忠带领的26军278团残部会合，组建约1500人的93师，成为一支孤悬海外的孤军，称“中华民国复兴部队”。



李弥

93师转入大其力，队伍扩充到3000多人，成为金三角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。

孤军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，为了建立一块“反攻大陆”的基地，1951年蒋派曾任国军第8军军长、中将李弥来领导这支孤军。



这支驻扎在缅甸的异国部队让缅甸政府深感不安，派出政府军围剿，结果惨败。孤军在缅北打下了比台湾大三倍的土地，缅甸政府因此向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入侵。在联合国监督下，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3月，李弥率7288人撤台。其实是明撤暗留，剩下未撤台的孤军仍由台湾提拱补给。



1958年8月23日，解放军万炮齐轰金门，使蒋介石极为恼怒，他加快了“反攻大陆”的步伐。1959年3月，驻防缅甸的93师在金三角江拉地区重新编组，由柳元麟任总指挥，下辖5个军，总兵力3万余人，各军加强训练，准备第二次进攻云南。1960年11月，为了消灭这支孤军，应缅甸政府要求，解放军入缅对孤军展开大规模进攻。这场境外兄弟相残的大战，让多少当年的抗日名将和中国远征军的抗日英豪阵亡金三角，孤军成了真正的残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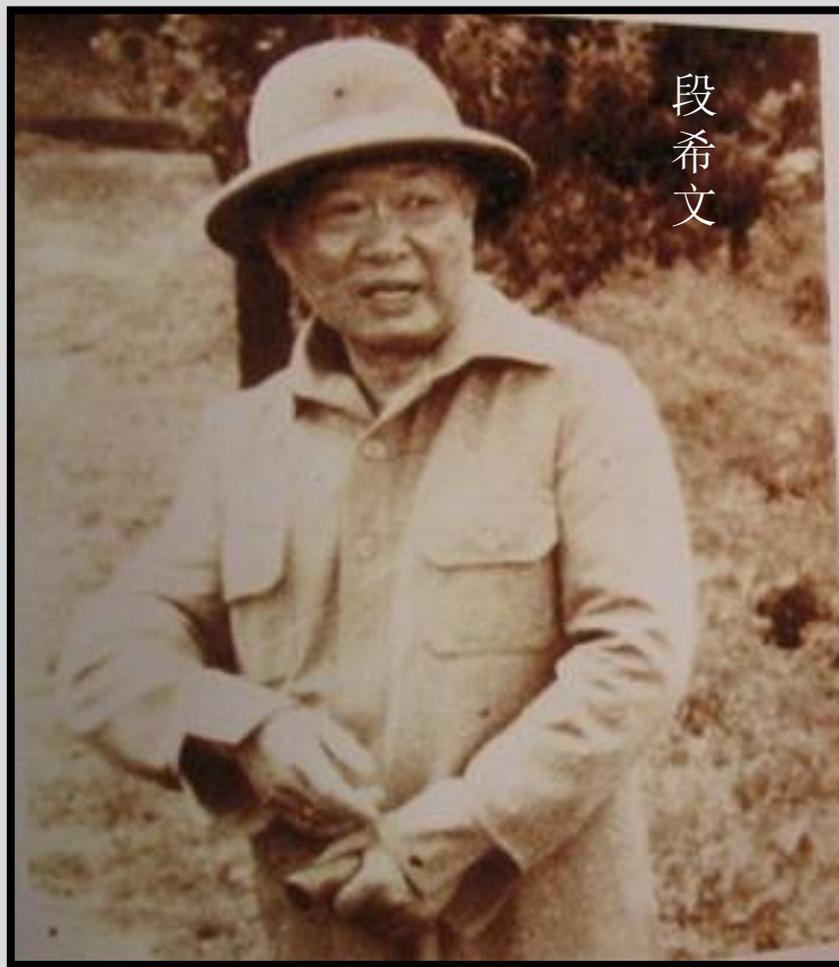
滇緬游擊戰區四十六年總部舉辦軍民大會餐 緬甸地方首長會餐留影

与此同时，在缅政府及国际舆论的再次压力下，联合国再次要求孤军残部撤退。1961年5月，柳元麟总部与一、二、四军约5000余人（含家属）第二次撤台（从泰国清迈撤出），只留下奉命不撤的段希文第五军和志愿而留的李文焕第三军共4000多人。

对未撤的军队，国府明告天下：与我无关。从此这支部队没了国家，抛弃了军籍，也完全没有了补给。之后他们化明为暗转进泰北，真正成了被政府遗弃的异域孤军。孤军在泰北的丛山老林里，那里没有人家，没有粮食，没有水，陷入了原始与被遗弃的绝境。

在泰北，李文焕的第三军1000余人入驻在泰国清迈省亚巴干县的堂窝，段希文的第五军3000余人入驻清莱省美发隆县的美斯乐。

为了维持这支残军，段希文数管齐下：一是在活动区域内收取鸦片税和过境费，以维持军队生存；二是与泰国政府搞好关系争取生存权，同时与泰国政府军周旋，尽量避免冲突；三是在困境中生产自救，自力更生，开荒农耕，奠定了孤军最后抛弃以毒品生意为生的基础。



段希文



李文焕



这支外国残军驻守在主权国家之内，一直是泰国的心腹大患。在此期间，泰国政府多次与台湾当局就残军的归属问题进行协商，直到1969年台湾当局才同意残军归属泰国。泰国政府与段希文和李文焕经过几次商谈，段李也为了孤军的生存，最后达成协议。

1970年2月，93师正式改编为“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”，编制为1500人，接受泰国政府补给。自卫队由段希文任总指挥，李文焕任副总指挥，总部设在美斯乐。

1970年到1975年的五年多时间里，自卫队对泰北的反政府武装（泰共、苗共）进行了六次清剿。

1981年2月，泰国军队与自卫队共同发起考牙山战役，对那里的反政府武装进行最后打击，这也是这批军人的最后一战。战历35天，自卫队大胜，彻底肃清了泰北反政府武装，奠定了泰北生产建设的基础，保证了泰国以后几十年的社会稳定。按协议，泰国政府给反政府武装参战者和死者家属发放了公民证，没有参战的（包括参战者的家属）只能领到难民证，即只有在指定难民村生活的权利，离开便为触犯法律。

泰北美斯乐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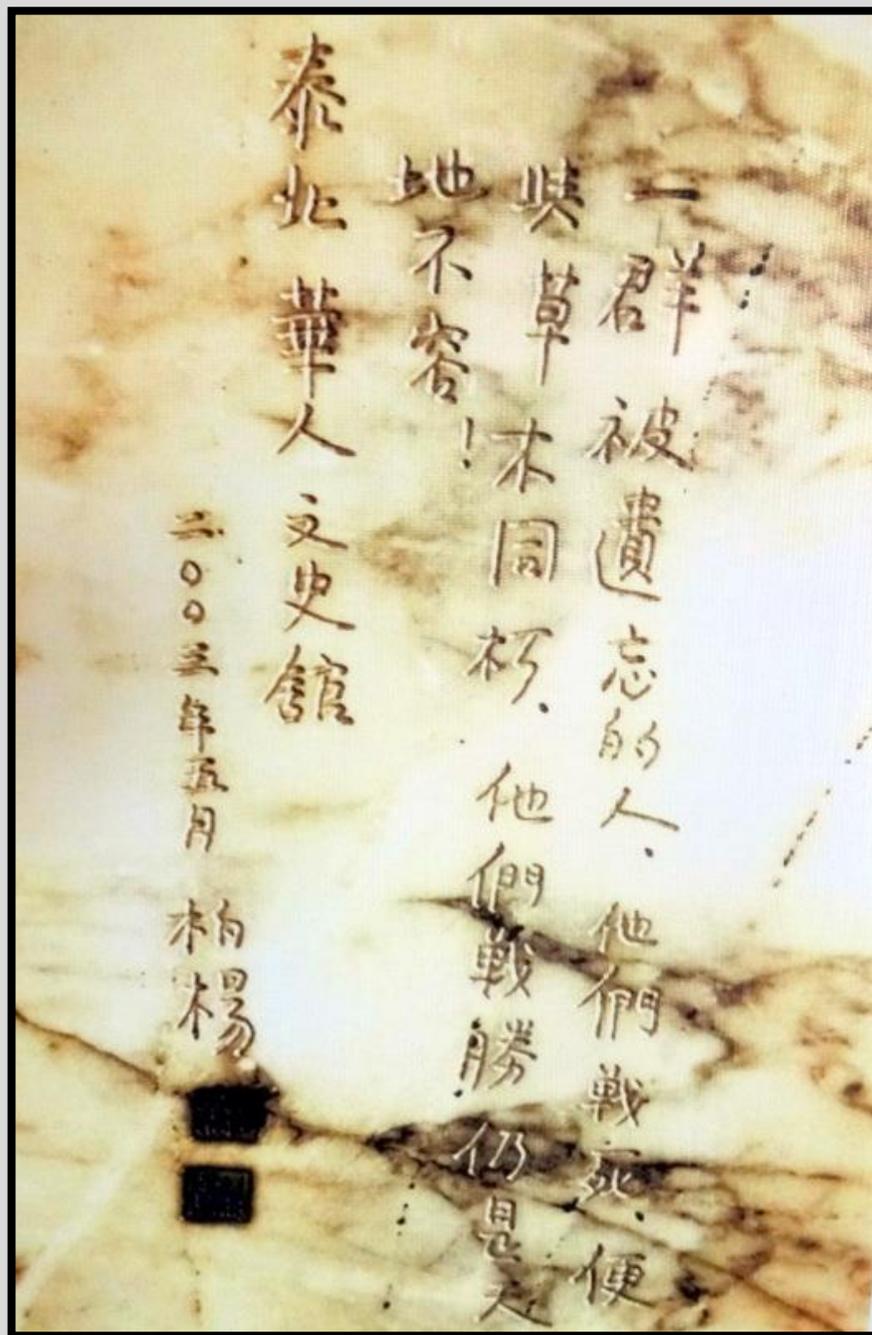


根据协议，从1987年开始，自卫队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向泰国政府交出武器，并于1991年前完成了这项工作。93师放下枪械，躬耕于泰北，从武装护毒向多种经营过渡。

1992年，泰国政府信守承诺，这支无国籍流浪金三角的93师及其后代，有6万余人成为泰国公民。



“孤军”的自画像（网络）



这是台湾作家柏杨为“泰北华人文史馆”的题词：

一群被遗忘的人。
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，
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。

相关信息：

小说：《异域》柏杨著

电视系列剧：《西南忠魂》

电影：《异域》、《孤军》

泰北义军英烈馆



这群没国、没家，漂流异域60多年的中华支脉的泰北华人，已嫁接在了他乡的大树上，终于让自己有了在异国他乡的生存权利。

泰北义军英烈馆的正面，供奉着已逝的263位泰北孤军的灵位。



站在这里，连声叹息都叹不出来.....，作为同胞，让我想起这首诗：

我们有过一个祖国，
我们曾以为它公平合理，
查看地图
你会找到它的位置：
我们现在不能去那里，
亲爱的，
我们现在不能去那里。

.....

如果你没有护照，
从法律上来讲你已死亡：
但我们还活着，
亲爱的，
但我们还活着。

.....

穿越一片树林，
看见鸟儿在树间嬉乐；
它们没有政治家，
自在地唱着歌：
它们不是人类，
亲爱的，
它们不是人类。

——诗人奥登《流亡者蓝调》

右侧配殿：台湾爱心回顾馆



1961年台湾作家柏杨把“孤军”的这段历史写成报告文学《血战异域十一年》（笔名：邓克保），当年改名《异域》正式出版，在台湾引起震动，但后来遭禁。1982年柏杨第一次走进泰北采访，回台后出版《金三角 边区 荒城》一书。柏杨的报导，引起港台各界极大震撼。之后，人们将热泪变成行动。

港台各界开始了如火如荼的“送碳到泰北”的慈善救助工作，包括农牧生产、道路桥梁、水利电力、教育辅导、医疗卫生、工艺训练、伤残收容、贫民食米、急难救助及奖助93师子弟到台湾就读等等。



一家八口住茅屋

圖為“孤軍”自然村的分布。“孤軍”就生活在泰北地區91個自然村中。目前，泰北的華人約有二十萬人之多。



1990年修筑了美斯乐通往外界的公路，1999年完成了泰北90多个自然村3000余栋茅屋改砖瓦房任务。

港台这项慈善活动历经近30年，直到现在还在民间进行。



当年国民党五军的段希文将军，没有回台湾，死在了这里。当地华人为他建了墓园。墓园座落在美斯乐的他翁山上。

墓园主体建筑一反中国建筑的傳統方位，它坐南朝北，望着祖国的方向，横匾上书“愴怀曷极”四字。

段希文将军（1900-1980）云南宜良人。抗战中先后参加过南昌、长沙、常德等大小战役。内战末期任58军少将军长，1951年到缅甸任第五军军长。1961年撤台时奉命留下后，台湾断绝了其补给和军饷，带兵安家在美斯乐，开始了近9年的艰苦生活。为了换得近3000官兵的居留权，段希文被迫接受泰国政府的改编命令。1970年2月在改编仪式上，当象征祖国的国旗在美斯乐徐徐降下时，段将军泪流满面，最后昏倒在地。



美斯乐山区是泰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

接替段希文的是雷雨田（1924-2012），他领导维系着军转民后这些泰北华人村落的发展。

1991年4月，中国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张志国拜访雷雨田时，雷说：“他们叫我雷军长，其实我是山大王。现在想想，我这一生，对国家，于民族，究竟何益之有？”

一个军人，不能履行天职，最后说出这样的话，该是何等心情。

2014年我在泰北的满嘎啦村里，遇到一位孤军老兵。他说他十四岁随国民党的军队从云南退到缅甸，又撤到泰北。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，五六十人的一队人马，一年下来就剩下五六个人，最后就是为了一口饭而生……。这让他看淡人生，他说：“能活就活，不能活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


当时，我把目光移向被翠绿覆盖的重重山峦，它们或许从洪荒时代就安静在了那里，愿忘掉这悲哀，愿忘掉群山投在你们生活里的阴影。然而，能吗？一转身离开了家，没想到一转眼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

美斯乐这个原孤军五军的义民村，现在已是繁华的城镇。在泰北众多的“中国村”中，这里建设发展得最好。



这里的旅游业也在开发，这是其中一家的旅店。



来这里的多数是泰国和台湾游客。每年的十一月至来年的一月，他们专程到这里来感受“寒冷”。这里的“寒冷”是满山满眼的青翠。

据说这里的林中别墅难有空闲的时候，多是老外来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他们看中了这里纯净的山水，温暖的气候，繁多的水果，安宁的环境，心平气和的人们，还有低廉的生活费用。



把这个叫做
“雪莲”？
还是水果？！



在美斯乐他翁山观景台的小卖部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像地瓜的东西。尝了一口，甜脆。尹传道告诉我们，这叫雪莲，是一种长在地里的水果。这种水果吃后会胀气，但排气不臭，据说对身体有益。



下山的路上，尹传道请我们在一家云南面馆用晚餐。这正是三年前我第一次来时郭牧师带我们吃过饭的地方。大堂没变，摆设依旧。

尹传道夫妇自己有一儿一女，他们先后收养了很多孩子，带着他们在教会长大。他们的关系如父子，如兄弟，无话不说。这些孩子，也视他们为自己的父母，也把教会当做自己的家。

尹传道现在年纪大了，无力继续收养孤儿，他也告诉大家不再收养孩子了。一次，他的一个养子几次欲说又止，终于开口提到他亲戚的两个孤儿需要有人抚养，并问尹传道：“我听说你不收养孩子了……。”尹传道对左右为难的养子说：“你是我们自己的家人，家人的孩子我还是收养。”就这样，他对这孩子收回了自己的话，他不想让那么难张开口的孩子为难。



牧者的爱心和在教会中培养奉献“小钱”的习惯，都会留在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的心里。一次，尹传道发了一张教会正在盖教师住房的照片（他们是有一点钱就干一点），被在曼谷打工的一个孩子看到，他打来电话给尹传道，得知工程因为没钱停下来时，马上询问需要多少钱能够完工。三天后他凑齐了需要的三十万铢送回来，这些钱是几个在曼谷打工的村里的孩子的奉献。尽管这些年轻人已不在邦沓教会，但教会有需要就都肯奉献。

“完塔村有一百四十几户人家，能来教会的成年人只有三五十人，但有百分之九十的村里孩子都来了教会。这些孩子，读完初中都会离开村子外出打工谋生。那时，他们跟上什么样的人就会学什么样。如果跟上基督徒就会信基督，并能做事奉。村里的孩子们来教会，我们不能保证他们信主，我们现在只是播下种子。在我们这里，十三岁决志的孩子一般说来都不会丢掉信仰。”

在从美斯乐返回完塔村的路上，
牧者的心声飘洒了一路。

（接看：2017 泰北短宣10 清莱 美赛镇）

